

【比较与借鉴】

国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三重向度及其启示

代玉启 董智慧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纷纷致力于探索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实践路径。研究国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视野,为我国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遵循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可以将国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探索划分为三重向度:知识向度,以学校课程引导青年爱国认知;情感向度,以仪式符号激发青年爱国情感;行为向度,以实践行动深化青年爱国责任。立足我国实际,可探索“知—情—行”爱国主义教育模式,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制度化发展,建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爱国主义教育生态,持续深化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

【关键词】爱国主义教育;青年;国外;三重向度

【作者简介】代玉启,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杭州 310030);董智慧,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浙江 杭州 310030)。

【原文出处】《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武汉),2024.3.51~56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2023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以下简称《爱国主义教育法》)提出,“爱国主义教育应当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坚持理性、包容、开放,尊重各国历史特点和文化传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1]。近些年,年轻一代对国家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不够了解,对国家发展与社会活动不够关心,是不同国家国民教育中的共性问题,以唤醒青年爱国意识为主导的爱国主义教育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从这一发展趋势来看,爱国主义教育不仅具有民族性、国家性,是“民族—国家”传播主流价值观念、凝聚人民价值共识的重要手段,也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是世界主要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既需扎根本土,关注当代中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也要放眼世界,了解国外青年

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状况。当前,国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划分为以学校课程引导青年爱国认知的知识向度爱国主义教育,以仪式符号激发青年爱国情感的情感向度爱国主义教育,以实践行动深化青年爱国责任的行为向度爱国主义教育。

一、知识向度:以学校课程引导青年爱国认知

知识是人类认知与思想观念的成果,本身内涵着一定的价值观,承载着爱国主义教育。知识向度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包括历史知识、政治知识、宪法知识等,具体说来,涉及对国家历史、制度、政治原则、社会规范等的学习,这又统称为公民知识。公民知识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直接影响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行为。国内外学界均认为,有效的公民知识教育能够影响青年的国家认同,青年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宪法法律越了解,就越能认同和支持国家核心价值观,增强对国家的政治信任,缓解政治疏离。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学者在其文章中表

明,接受过充分政治知识教育的青年更倾向于理性思考国家政府的决策,而缺乏政治知识教育的青年对国家政策决定更易产生敌对情绪。^[2]国内有学者认为,政治知识对爱国主义起调节作用,对于政治知识水平较高的民众来说,由于其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比较关注和了解,他们在政治态度上更容易接受和认同国家所传递的价值观;而对于政治知识水平较低的民众来说,由于其对国家和公共事务缺乏了解和兴趣,他们并不会过多理解和思考国家政策传递的政治倾向与意识形态立场,因而促使其认同国家政治价值观和激发其家国情怀的可能性较小。^[3]

学校教育在青年价值观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学校课程传承国家历史、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的知识教育是各个国家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路径。社会科课程是指包含历史、地理、经济、公民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综合课程,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青少年进行公民教育的课程载体,被视作培养学生共同国家身份的有效工具。美国实行教育分权体制,允许各州在联邦政府制定的《社会科课程国家标准》下享有社会科教材编制的自主权。美国学者对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俄勒冈州学校的社会科课程教材进行考察发现,其共同的教学主题包括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价值观、世界和平与人权;国家认同;民主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政府功能等。其中,个人权利和个人成就、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公民身份与公民参与、国家认同与公民认同等是教材中频频出现的关键词。从具体内容来看,在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部分,美国社会科教材运用一章的篇幅论述并捍卫《权利法案》作为美国价值观和政府体系基础的重要地位,强调《权利法案》所赋予的个人权利优于群体利益;在价值观和人权部分,强调关注“美国方式”的社会价值和共同利益;在国家认同部分,强调个人身份是由国家文化、历史、地理环境等共同塑造的;在民主及其他国家意识形态部分,鼓励学生加入政党/协会/利益集团等;在政府职能部分,教授学生了解美国公民如何通过法律和法院系统受到保护,强调美国政府职能的优越性;在伦理与价值观念部分,主要教授一些公民伦理层面的

内容,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心。^[4]对于就读于大学以上的青年,美国大学通过通识课程将课程议题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在知识和价值之间搭建起关联,给学生传递其应具备的公民价值观。2019年哈佛大学进行了通识教育体系改革,在新的教学模块之一的“历史、社会、个人”模块中包含《美国资本主义》《美国社会和公共政策》《美国人作为占领者和国家建设者》等课程,传递的是美国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通过美国高中社会科课程与大学通识课教学内容可以看出,这些课程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特征,通过传递国家历史、宪法、政治制度等知识,培育学生形成一种“美国化”的共享意识与共同身份。

英国、俄罗斯主要以历史课程培养青年的国家认同。21世纪以来,英国面临的新移民、恐怖袭击、大不列颠诸岛教育体制的地方性问题,加剧了公民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对国家及社会凝聚力的冲击越来越大。英国政教界针对青年的国家认同问题,聚焦国家历史教育掀起了各种教育论争,被称作“伟大的历史辩论”。2013年发布的《英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是英国国内关于通过历史教育建构国家认同的最新国家级文本,代表着国家主流价值观。《标准》整合了大不列颠诸岛的历史经验以及融入移民产生的多元族群的文化价值观,在课程目标上的首条表述是“了解并理解诸岛屿的故事:大不列颠人民是如何塑造这个国家的,大不列颠人民是如何影响世界的”,在课程内容上要求学生学习海船运送移民一代的历史,理解东非、亚洲人移民到英国成为合法民众的概念。^[5]在俄罗斯,自1999年普京上任以来,他高度重视以国家历史为基础的爱国主义教育,认为历史是培养爱国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的核心。自2001年1月起,俄罗斯每五年制定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国家计划。《2001-2005年俄罗斯联邦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提出,“反对伪造历史,恢复国家象征和历史记忆”^[6]。以国家政府为主导、提倡“重新评估历史”的教科书改革运动在俄罗斯国内得到热烈响应,苏联历史在中小学历史课程中得到恢复。近些年,俄罗斯重视历史教科书编写,强调历史延续性,突出苏联加盟共和国间的历史文化关系,通

过历史课程强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

当前,国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知识向度正在经历从“教授哪些内容”到“如何提升教学效果”的发展转向。例如,美国于2015年颁布的《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案》强调提升公民知识教育类课程的教学效果,加拿大的公民教育研究网络、美国的公民教育中心承担了中学社会科课程的改革评价工作等。整体来看,国外主张将爱国主义教育的知识、内容转换成自我意识,提升青年爱国认知。具体来看,国外突出强调教学内容与方法创新,在内容层面,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设计详细且具有动态性;在方法维度,通过创建开放课堂环境,运用讨论式、辩论式、模拟式教学方法,在课上讨论与历史事件、政治制度相关的问题,开展模拟公开法庭活动。

二、情感向度:以仪式符号激发青年情感共鸣

爱国主义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内涵着一种情感维度,从情感角度来看,爱国主义教育呼唤青年集体“共情”的活动。例如,国家纪念日活动“在回忆历史的同时,也唤起了公众的爱国情感。纪念馆、纪念碑、纪念物与纪念仪式都承载记忆、建构认同,同时重组并塑造了一种共同的情感”^[7]。这种共同情感既是一种公民规范,也是借助仪式、符号、象征等在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重构中产生的集体认同,通过对“共同记忆”的感知,青年可以实现从对国家的集体记忆向集体情感的转向。从这个观点来看,情感爱国主义教育是指强化社会成员的共同体意识和情感,加强群体间的价值共识和价值认同,挖掘个人对国家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情感依赖,使个人在情感上认同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国家。

在美国,国旗、国歌和效忠宣誓是国家身份的主要象征。效忠宣誓自19世纪末诞生以来,已成为美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被认为具有传播“忠诚、尊重、共同体、爱国主义、自由与正义”共同价值观的教育价值。美国学界对效忠宣誓产生的教育效果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分析与调查研究。研究象征主义和仪式的文化人类学家提出,当象征性仪式本身不引起注意时,它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最强大的。比如,在一场棒球比赛正式开始前悬挂美国国旗和

唱美国国歌是很自然的事情,参加棒球比赛的人不会停下来思考,为什么一场棒球比赛会以呈现国旗和唱美国国歌的方式开始,那么象征性的仪式就起作用了。相应地,效忠宣誓似乎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学者马丁在高中生群体中开展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当学生被问到效忠宣誓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时,最常见的回答是忠诚和美国的观念,如“这是表达我对祖国忠诚的一种方式”,“显示美国是一个强大和自由民主的国家”,“国旗代表了我们生活在美国是多么‘幸运’,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8]。本纳斯在关于效忠宣誓是否具有教育价值的调研中向学生提问“在你看来,效忠誓言中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样本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表明宣誓具有表达个人忠诚和民族团结的爱国仪式功能。^[9]效忠宣誓的誓词中并没有“爱国”和“团结”这两个词语,但却产生了这样的价值观和效果。显然,效忠宣誓作为一种日常的仪式活动能够激发人们对“自我、种族和国家”身份的思考。

仪式符号充满民族文化象征,法国的三色旗、马赛曲、七月十四日国庆日、“自由—平等—博爱”箴言、埃菲尔铁塔等,作为法国特有的民族文化象征在时间的洗礼下重现与重构,成为深入人心的民族象征。俄罗斯在重要年份国庆日举行的大规模精彩的阅兵仪式,在卫国胜利日以及卫国战争中重大战役胜利日举行的系列纪念活动等,都是在仪式场域升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国家物质文化遗产与符号元素同样代表着国家的象征体系,法国学者诺拉认为历史纪念馆、纪念物、烈士纪念建筑、历史档案等是保存国家历史的“记忆之场”。“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是记忆与历史的相互作用^{[10](P23)},承载着祖国的集体记忆,构成国家象征体系。符号象征同样可以在虚拟空间发挥作用,俄罗斯公民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一个环节是建立互联网平台,比如,在网络国家博物馆、纪念馆展览国家历史保卫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创建资讯门户网站“亲历历史”,呈现俄罗斯历史、军事伟绩以及国家同胞在战争和局部冲突中的荣耀和英勇行为等。仪式、符号、象征是一种交流形式,是有意传达思想和价值观的手段,能够将抽象思维理念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构

建青年对国家的认同。

国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在培养青年的爱国情感方面,强调在尊重青年主体性的基础上,运用理性方法进行爱国主义情感教育。非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感教育容易把青年培养成盲目的爱国主义者,即对自己国家持有不容置疑的支持态度、毫无疑问的积极评价,认为批评自己国家的人是“不爱国者”,这本质上是支持国家例外论的意识形态。在情感向度的爱国主义教育中,青年对国家的爱可能仅限于情感表达,而缺乏在实际行动中履行国家公民责任的行为。因此,将认知与情感上的国家认同转化为公民行为,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终目的。

三、行为向度:以实际行动深化青年爱国责任

行为向度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将公民知识与爱国情感转化为实践能力。青少年在青春期后期会产生一种主体意识,并感到对解决社会问题负有责任,具有积极参与促进社会发展的公民活动的倾向,这是标志青年具有成熟社会身份的显著元素。一个好的爱国者的主要职责是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激励青年参与国家事务发展是各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维度。美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国都注重培养年轻一代参与国家事务的意识和能力。行为向度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主要表现为培养青年参与公民活动的能力和青年在“军事活动”中践行爱国主义精神。

公民活动包括社会参与与政治参与活动。社会参与泛指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的参与性公共活动,例如志愿者服务活动、社区服务活动、社会组织实习工作等;政治参与是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行为活动,例如选举投票等。美国是公民活动教育的典型国家,作为一个多民族移民国家,如何让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对美国有归属感?在美国政府看来,公民活动可以有效减轻种族多样化带来的国家认同问题,其倾向于通过组织青年参与社会与政治活动的方式,使青年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国家发展与自我发展是利益共同体,从而达成各种青年群体对国家的认同这一目标。“公民行动”是一个统称概念,它是美国针对青年发起的公民教育活动,其融合“服务学习”“积极青年发展”“青年参与行动

研究”等公民实践活动理念,依托“公民学习和参与信息研究中心”“一代公民”“米科瓦挑战”等专业组织,发展一系列超越传统公民教育的“公民行动”项目,旨在培养青年了解并参与公民行动的能力。

美国政教界认为青年时期是形成公民价值观的关键期,强调通过参与社区活动、政治民主活动等培养青年的国家主人翁意识。“暑期网络公民学院”是一个面向高中生进行的为期一周的暑期“公民行动”夏令营项目。夏令营以小组调查的形式,要求学生在一周时间内通过查找档案资料、访谈社区公民与领导、大学教师、政府官员等形式,完成“识别社区问题、选择调研主题、设计研究计划、寻找根本原因、制定解决策略、采取行动影响政策”的调研活动。^[11]该项目自2013年成立以来,研究人员每年会借助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评估项目教育效果。2016年的项目评估结果表明,学生经过一周的实践活动后,具有了评估社区与政治发展、积极促进社区与社会改革的意识,正在由“个人体验式公民”转向“参与式公民”与“正义导向公民”^[12]。多元民族国家容易产生种族不平等问题,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群体相较于国家构成的主要民族群体更不易获得社会资源,缺乏国家主人翁意识,爱国情感较低。美国“公民行动”项目关注青年群体政治权利机会分配不均、处于从属地位的边缘群体参与政治活动热情不高的问题,将公民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作为解决多元文化社会不平等结构问题的手段,通过培训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关注群体多样性问题,平等对待不同种族学生群体,鼓励学生在参与社会与政治实践活动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见、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等方式^[13],为所有青年学生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达成不同青年群体在实践活动中认同“国家身份”的目的。

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同样重视青年参与社会教育活动。《2016—2020年俄罗斯联邦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强调运用志愿者活动培育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方案内容包括吸收更多青少年团体、非政府组织等参与爱国主义教育,增加教育机构中的志愿者组织比例。新加坡的精英教育理念重视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培养,新加坡教育部提出培养青年面向

21世纪应具备的能力,其中一项要素是培养年轻一代成为心系祖国、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新加坡公民,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建立国家归属感。^[14]新加坡利用学校和社区提升青年服务社会的能力,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起的“参与社区”系列活动——“优良种子计划”“零废物行动计划”^[15],能够促使学生在活动参与中形成公民意识。

以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为代表的国家注重呼吁青年参与军事活动,使青年在履行军事职责中培养公民素质,明确个人为国家服务的责任与义务。《2016—2020年俄罗斯联邦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重视军事爱国主义教育,提出设计有针对性的实践活动,让青年履行保卫祖国的公民义务。^[16]俄罗斯利用军事学校、军事志愿协会等激发年轻人参与军事活动的积极性。例如,军事学校会组织学生在军事历史节日期间参与卫国战争重演活动,设计与军事教育主题相关的游戏。军事爱国主义行动教育在俄罗斯年轻人中占据重要地位,73%的人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俄罗斯军队构成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0%的人完全或基本上同意“爱国者的职责是支持其武装部队的所有活动”。^[17]

四、国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以下简称《新时代纲要》);2023年10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在《新时代纲要》和《爱国主义教育法》的指导下,我国爱国主义教育在教育结构上,逐步探索出大中小学一体化、不同教育阶段层次化的模式;在教育内容上,注重历史文化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国情与形势政策教育、国防安全教育等主题;在教育载体上,重视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仪式典礼、纪念活动、自然文化景观等)、家庭教育和网络媒体教育等开展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在教育方法上,强调采用显性与隐性相结合的爱国主义教育方法。这些重大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就当前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势来看,

仍面临着异质社会思潮动摇青年的爱国信仰^[18]、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行为转化不足等多重挑战。立足我国实际,结合国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经验,加强我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应探索“知—情—行”爱国主义教育模式,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爱国主义教育生态。

1. 创新教育路径,探索“知—情—行”爱国主义教育模式。稳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认知、情感、行动的统一,需要探索“知识学习—情感培育—实践行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模式。一是深化爱国主义知识教育,提升青年的爱国认知。坚持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的价值导向,发挥学校主阵地功能,在教育内容上,既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国家历史教育、国家象征与标志教育等,也要开展世情教育,引导青年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在教学方法上,要采用探究学习教学法、争议问题讨论法、模拟情境教学法等,将爱国主义教育知识、内容转换成自我意识。二是涵养青年的理性爱国之情,培养其正确的爱国主义价值观。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观应该是培养青年成为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理性平和的爱国者,即理性表达爱国情感和具有科学自主的判断能力。为引导青年成为具有科学自主判断能力的理性爱国者,学校教育应积极发挥作用。应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引入批判性思维,组织学生针对媒体报道的作者、目的、受众群体进行辩证思考,深入分析媒体报道的动机和内在价值,培养青年对信息的判断能力、理解能力。三是引导青年认识个体价值,在实践中发挥国家主人翁精神。一般认为,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和公民所持有的价值立场具有发展同向性,即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越高涨,意味着个体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所持有的价值立场越符合国家、社会的需要。我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应注重结合青年发展阶段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方案,搭建青年参与社会活动必备的教育空间和实践平台,以实践行动深化青年的爱国责任。

2. 强化组织保障,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制度化发展。爱国主义教育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

成的一种社会建构活动,是一项持久性、系统性、稳定性的教育工作。现代民族国家无一不探索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路径,并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制度化的国民教育体系。俄罗斯为保障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效果,配合爱国主义教育法案,每年资助2000万至2200万美元成立主管爱国主义教育的办公室^[19],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上千个青少年教育组织,以协调落实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可以说,俄罗斯的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到了国家政府机构及全社会领域。进入新时代,我国爱国主义教育已逐步实现法制化、制度化。《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领导体制和机制,提出国家主管部门、地方主管部门以及其他领域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进一步深化了我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我国在组织保障方面发力,增设了爱国主义教育相关责任部门,在各个地方设立协助爱国主义教育有效落实的组织,形成“国家主导—地方协助”的层级化爱国主义教育实施体系,破解了国家层面爱国主义教育 with 民间层面爱国主义教育之间的制度距离,是增强我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的关键点。

3. 协同多方主体,建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爱国主义教育生态。从社会化理论来看,个人社会化的过程对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家庭成员、社会组织、学校、教育机构等都是青年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外在开展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不仅以从国家政府到学校自上而下的结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注重利用教育机构、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多方主体协同育人。要进一步提升我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就要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育人合力。要在国家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的引导下,建立和完善由学校、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组成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体系,利用爱国主义教育的教育载体、网络载体、环境载体、活动载体和人物载体,建构“家庭—学校—社会—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生态。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2023年10月2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 2023-10-25(5).

[2] GALSTON A W. Civic Knowledge, Civic Educa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A Summary of Recent Resear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7, 30(6-7).

[3] 王法硕, 丁海恩. 官方媒体使用如何影响制度自信?——爱国主义的中介作用与政治知识的调节作用[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2(3).

[4] HARDWICK W S, MARCUS R, ISAAC M.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J]. *National Identities*, 2010, 12(3).

[5] 朱晓章. 当代英国的学校国史教育改革论争[J]. *比较教育研究*, 2021, 43(7).

[6] GOODE J P. Everyday patriotism and ethnicity in today's Russia[J]. *Russia Before and After Crimea: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2010-2017(2018).

[7] 于京东. 现代爱国主义的情感场域——基于“记忆之场”的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 (5).

[8] MARTIN A L. Blind Patriotism or Active Citizenship? How Do Students Interpret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J]. *Action in Teacher Education*, 2012, 34(1).

[9] BENUS J M, MARTIN A L, LAUZON P G. Does Pledging Allegiance to the Flag Have Educational Value?[J]. *Schools*, 2016, 13(2).

[10] [法]皮埃尔·诺拉, 主编.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 黄艳红, 等,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1] LECOMPTE K, BLEVINS B, RIGGERS-PIEHL T. Developing civic competence through action civics: A longitudinal look at the data[J]. *The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Research*, 2020, 44(1).

[12] BLEVINS B, LECOMPTE N K, BAUML M. Develop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s of citizenship and advocacy through action civics[J]. *Social Studies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18, 13(2).

[13] ANDES S, FITZGERALD J C, COHEN A K. Teaching Students to be Political in a Nonpartisan Way: Reflections from Action Civics Education Across Red and Blue States[J].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2021, 96(3).

[14]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EB/OL]. [2022-12-02]. <https://www.moe.gov.sg/education-in-sg/21st-century-competencies>.

[15]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of NUS Official Website: Communities and Engagement[EB/OL]. [2022-12-16]. <https://www.nus.edu.sg/osa/student-life/community-engagement>.

[16] MURZINA Y I, KAZAKOVA V S. PERSPECTIVE DIRECTIONS OF PATRIOTIC EDUCATION[J]. *Obrazovanie i Nauka*, 2019, 21(2).

[17] H[G2AI502.jpg]vard B. Patriotic disunity: limits to popular support for militaristic policy in Russia[J]. *Post-Soviet Affairs*, 2021, 37(3).

[18] 林于良, 杨渝玲. 论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理路[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 (22).

[19] RAPOPORT, ANATOLI. Tendencies in Civic Education in Russia: The Perception of Patriotism among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Studies*, 2016, 6(2).